



1 4
1555
238

238



門 14
1555
卷 238

中吳紀聞卷第四

宋 崑山龔明之希仲 紀

明 虞山毛 晉子九 訂

太公避地處

常熟海隅山有石室十所昔太

公居之孟子謂太

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者此也堂

海止六七十里

故謂之海濱楊備郎中嘗作詩

范忠宣公

范純仁字堯夫爲人寬厚長者文正嘗使至鄉還至京

昭和十九年
四月十日

口見石曼卿數喪未舉盡以麥舟與之門稱其爲
佛地位中人觀此亦可以見矣元祐初自慶帥召爲給
事中遂執政柄未幾拜右僕射凜然有父風烈雪宰相
四年出知潁昌府既而復入相坐元祐黨散官安置元
符三年徽宗卽位復欲召爲相尋卽下世遺表有云蓋
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
微臣所以事君後御筆題其墓碑云世濟忠直之碑子
正平字子夷正思字子默學行亦爲士林所稱

滕章敏公

滕章敏公慷慨豪邁不拘小節少嗜酒浮湛

辨毅夫爲忘

久議論風采照映一世嘗與毅夫及楊

繪元素同試

帥自謂必魁天下與二公約若其言不

驗當厚致其罰已而鄭居榜首楊次之公在第三二公

責所約之金荅曰一人解一人會吾安得不居第三俱

一笑而散公平生不妄交遊嘗作結客詩云結客結英

豪休同兒女曹黃金裝箭鏃猛獸畫旗旄北閣芒星落

中原王氣高終令賀蘭賊不著赭黃袍其一志可見矣

思賢堂

郡齋後舊有思賢堂以祠韋白劉三太守後更名三賢

紹興末洪內相景嚴為郡益以唐王常侍仲舒本朝范

文正之像復號為思賢堂今參政范公作記郡庠亦有

文正范公并安定胡先生
及光祿朱公像於其中

顧學正

顧襄字公甫為太學上舍生名聲籍甚士流皆推之登

熙寧元年第調潤州丹徒尉召還為太學正元豐五年

卒於京師時二親猶在鄭達夫太宰與公甫為同舍生

以詩挽之云可惜病相如誰尋封禪書公病渴而卒 雙親干

里外一葉九秋餘風露翻歸旆塵埃鎖故廬虎邱山下

路會葬有鄉車廣文官舍冷如冰幾歎朝衫脫未

買春田埋玉地猶懸絳帳讀書燈佳名空綴仙都石妙

傷爭傳海寺僧一幅粉旌春水漫惜君誰不涕奔騰

鄭希尹

鄭景平字希尹居帶城橋為人剛正不詭隨蒞官有廉

聲嘗為大理每有疑獄中夜焚香露拜斬得以以砂

人無冤死者既而請老家居朝廷以其精力百餘洛賦

致仕守鄱陽到官未半歲拂袖而歸先君與公厚善因

問其故荅曰天子命景平為郡守當以撫字為職乃不得行其志今日須金幾百兩明日須銀幾千兩枯骨頭上打不出也景平後世要人身在其志竟不可奪也時朱勗用事勢可炙手士大夫俛節從之者甚多惟公終始無阿附意子綱字天和

執爨詩

程光祿自幼穎悟年五六歲時戲劇竈下家奴媪之曰汝能狹劣爾豈解為文章邪公怒曰五
旺家奴曰
試為我吟一燒火詩即應聲曰吹火鶯唇
不玉腕

斜同看燈裏面恰似霧中花甫完

王元之畫像

虎邱御書閣下有王黃州畫像東坡過蘇日見之自讀想其遺風餘烈願為執鞭而不可得因為之作贊今猶書其上

雙蓮堂

雙蓮堂在木蘭堂東舊芙蓉堂是也至和初光祿呂
卿濟叔以雙蓮花開故易此名楊備郎中有詩云雙蓮
倒影面波光翠蓋風搖紅粉香中有畫船鳴鼓吹警然

驚起兩鴛鴦政和中盛密學季文作守亦產雙蓮范無
外賦木蘭花詞云美蘭堂晝永晏清暑晚迎涼空檻
風簾千花競擁一朵偏雙銀塘盡傾醉眼訝湘娥倦倚
兩霓裳依約凝情鑑裏竝頭宮面高粧蓮房露暎
無語處恨何長有翡翠憐紅鴛鴦如影俱斷柔腸
菱荷暮雨褪嬌紅換紫結秋房堪把丹青對寫鳳池歸
去攜將

孫若虛滑稽

孫實字若虛早年英聲籍甚性好滑稽郡庠有同舍生

牛其姓者因作牛秀才賦嘲之云腰帶頭垂尙有田單
之火幘頭脚上猶聞竊感之歌又作書語集句譏一老
生云孜孜爲善雞鳴起先王之道斯爲美四五十無
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時樂園先生爲教授知之命其
父訓敕孫由此發憤游太學不數歲登第而歸官入朝
爲寺丞後守台州卒

慧感夫人

慧感夫人舊謂之聖姑或以爲大士化身靈異甚著祝
安上通守是邦事之尤謹每有水旱惟安上禱祈立驗

後以剡薦就除台守既至錢唐詰旦欲絕江夢一白衣婦人告之曰來日有風濤之險既覺頗異之卒不渡至午颶風倏起果覆舟數十獨安上得免一夕盜入祠中竊取其幡平旦廟史入視之見一人以幡纏其身環走殿中因執以問荅曰某實盜也夜半幸脫已踰城至家矣今不知潛制於此神之威靈使然敢不伏辜建炎間賊虜將至城下有一居民平昔謹於奉事夢中告之曰城將陷矣速爲之所謹勿以此告人佛氏所謂劫數之說不可逃也不數日兵果至其它神驗不一後加封慧

感顯祐善利夫人今參政范公作記

元少保

元絳字厚之居第在帶城橋登天聖五年進士甲科初任金陵幕官尋卽進用屢爲藩郡帥時有傳儂智高餘黨寇二廣者遂以公知廣州而所傳乃妄因改知越州公謝上表云忽聞羽檄之音謂有龍編之警橫水明光之甲得自虛聲雲中赤白之囊倡爲危事橫水明光之甲乃唐時誤傳寇至事見李德裕獻替記人服其工公在金陵時王荆公之父益爲通守與公厚甚荆公旣相

神宗一日欲謹選翰林學士公久在外老於從官荆公對曰有真翰林學士但恐陛下不能用爾況已作龍圖閣學士難下遷知制誥遂自外遷翰林學士中外大驚歐就列有稱職之譽公最長於四六多取古今傳記佳語爲之神宗友愛嘉岐二王不許出閣二王固辭後因改封先召公謂之曰可於麻詞中勿令更辭公遂草制其略云列第環宮彌聳開元之盛側門通禁共承長樂之顏神宗甚愛之自是二王不復辭未幾參大政元豐中罷政知潁州時以藩邸升爲順昌軍節度公作謝表

云燕土立社是開王者之風乘龍御天歷心聖人之作家圖雖舊勳命惟新又曰興言駿命之慶基宜升中軍之望府謂文武之德順而聖唐虞之道明而昌合爲嘉名以侈舊服士大夫皆傳誦之後以太子少保致仕歸吳中公既還鄉與程光祿諸公爲九老會日以詩酒自娛年七十餘卒有玉堂集三十卷初公知荆南嘗夢至汕府與三人連書名旁有告之曰君三人蓋兄弟也覺而思之不知所謂既入翰林爲學士韓持國維揚元素繪在院一日因書奏列名三人偏傍皆從系始悟夢中

兄弟之意既而持國元素皆補外公亦尹京兆後三年復與元素還職而鄧文約綰相繼爲直院則三人名又皆從系蓋始終皆同以此知升沈進退決非偶然者許大夫選嘗作四翰林詩紀其事公和云聯名適似三株樹傳玩驚看五朵雲此亦一時之異也

仲殊

仲殊字師利承天寺僧也初爲士人嘗與鄉薦其妻以藥毒之遂棄家爲僧工於長短句東坡先生與之往來甚厚時時食蜜解其藥人號曰蜜殊有寶月集行於世

慧聚寺詩僧孚草堂以其喜作豔詞嘗以詩箴之云大道久凌遲正風還彫隳無人整頽綱目亂空傷悲卓有出世士蔚爲人天師文章通造化動與王公知囊括十洲香名翼四海馳肆意放山水灑脫無羈縻雲輕三事衲餅錫天下之詩曲相閒作百紙頃刻爲藻思洪泉瀉翰墨清且奇惜哉大手筆胡爲幽柔詞願師持此才奮起革澆漓鴛彼東山嵩圖祖進豐碑再續輔教編高步凌丹墀它日僧史上萬世爲著龜迦葉聞琴舞終被習氣隨伊子浮薄人贈言增忸怩倘能循我言佛日重光

離老孚之言雖苦口殊竟莫之改一日造郡中接坐之
閒見庭下有一婦人投牒立於雨中守命殊詠之口就
一詞云濃潤侵衣暗香飄砌雨中花色添憔悴鳳鞋溼
透立多時不言不語厭厭地眉上新愁手中文字因何
不倩鱗鴻寄想伊只訴薄情人官中誰管閑公事後殊
自經於枇杷樹下輕薄子更之曰枇杷樹下立多時不
言不語厭厭地

如村

胡嶧字仲達五柳之子文與行皆能 其父與方子通

為忘年交後以年格推恩諱安遠尉非其志也乃取老
杜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村 自號如村老人治圃
築室遺外聲利自放於閑適而終不出仕有文集二十
卷號如村穴橐唯室先生及參政周公葵皆為作序子
伯能登進士第

鄭毅夫吳江橋詩

鄭解字毅夫嘗作吳江橋詩寄劉孜叔懋云三百闌干
鎖畫橋行人波上踏靈鼇插天蟠螭玉腰闊跨海鯨鯢
金背高路直鑿開元氣白影寒壓破大江豪此中自與

不必仙槎八月濤劉時爲吳江尉亦有和嵩
鄭詩題云寄同年叔懋祕校劉於詩前具位加
榜下二字於其上乃原父之弟也

張幾道挽詩

張僅字幾道居萬壽寺橋與顧棠叔思皆爲王荆公門
下士荆公修三經義二公與焉幾道登第未幾捐館方
子通作挽詩云吳郡聲名顧與張龍門當日共升堂
青衫始見登華省丹旄俄聞入故鄉含淚孤兒生面垢斷
腸慈母滿頭霜嗟君十載人間事不及南河一夢長至

今誦其詩者爲之出涕吳人目子通爲方挽詞幾道官
至著作郎

范文正不取燒煉方

范文正少養於朱氏朱南京人文正幼年肄業京學同
舍有病者親爲調藥以療病丞屬文正曰吾無以報子
平生有一術遊遠方未嘗窮乏者用此術也今以遺子
因授藥一囊方書一小冊文正不得已畱之未嘗取視
後二十餘年得其子還之封記如故

夜航船

夜航船唯浙西有之然其名舊矣古樂府有夜航船之
曲皮日休荅陸龜蒙詩云明朝有物充君信榼酒三瓶
寄夜航

俗語

吳人呼來爲釐始於陸德明詒我來牟棄甲復來皆音
釐蓋德明吳人也又吳人言罷則以休繼之始於吳王
昔吳王語孫武曰將軍罷休亦吳語也

方子通詩誤入荆公集

方子通一日謁荆公未見作詩云春江渺渺抱牆流煙

草茸茸一片愁吹盡 花人不見春旗催日下城頭荆
公親書方冊閒因誤載臨川集後人不知此詩乃子通
作也

盧發運

公諱秉擢皇祐元年進士第元豐中爲發運使其父太
中公退老公每歲上計得請歸鄉後帥涇原懇辭歸養
特賜手詔慰勉時以爲榮

大雲翁

林宓字德祖旦之子擢進士第爲常州教授在職六年

學者益信服大觀二年大比試決科者四十餘人於是
賜詔曰闕前日賓與之數較其試中多寡惟常州為最
苟依常格推恩非古人進賢受上賞之意特改宣德郎
郡守因以進賢揭坊名於學之南郡人榮之後除河北
路提舉學事任滿除開封府左司錄居數月浩然有歸
志優詔如所請公既勇退屏置朝服足不踐州縣舊隱
狂大雲坊因自號大雲翁卒年六十六葬博士塢平生
好古嗜學有大雲集一百卷神宗皇帝聖訓錄一十卷

花客詩

張敏叔嘗以牡丹為貴客梅為清客菊為壽客瑞香為
佳客丁香為素客蘭為幽客蓮為淨客酴醾為雅客桂
為仙客薔薇為野客茉莉為遠客芍藥為近客各賦一
詩吳中至今傳播

中吳

平江本吳國在秦屬會稽郡東漢分會稽置吳郡陳為
吳州隋為蘇州大業末復為吳郡唐武德中復為蘇州
乾寧中錢氏據錢塘蘇湖之南悉其奄有後唐為中吳
軍節度皇朝興國中置平江軍節度復為蘇州州嘗為

徽宗潛藩遂陞爲府

祖姑教子登科

子之祖姑適知泉州德化縣李處道祖姑甚有文讀書通大義賦詩書字皆過人其子援登進士第乃祖姑所親教也晚而事佛誦蓮經皆千過嘗問法於圓照禪師師名之曰守安年幾七十而卒既得疾卽屏藥餌書佛頂呪焚之灰爲丸并以然燈法授援曰我死置灰丸懷中然燈如法也因起坐誦大士名號久之而化既小殮視其手指屈結成印相佛徒歎服以爲不可及張文

潛學士爲志首記其事

范祕丞

范世京字延祖龍圖公之子登皇祐五年進士第調應天府柘城簿和州歷陽令時龍圖公出守四明公亟走膝下曰人子者事親之日少而事君之日多豈忍曠年失定省邪旣而龍圖公捐館扶喪歸鄉垢面跣足晝夜哀號不絕行道之人莫不嗟惻服除知秀州海鹽縣勸民孝友睦姻及耕桑之事治聲動浙右熙寧初朝廷銳意改作召公管勾湖北廣惠倉至京師論不合乃辭歸

舊治海旁之民間公復來驩呼鼓拊已而有疾乞以本官歸田里乃卒詔授祕書丞致仕享年四十一公居鄉與樂圃先生甚厚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

徐朝議

徐師閔字聖徒仕至朝議大夫退老于家日治園亭以美酒自娛樂時太子少保元公絳正議大夫程公師孟朝議大夫閔上公孝終亦以安車歸老因相與繼會昌洛中故事作九老會章帖爲郡守大置酒合樂會諸老於廣化寺又有朝請大夫王琬承議郎通判蘇湜與焉

公賦詩爲倡諸公皆屬而和之以爲吳門盛事元公少保和篇云五日佳辰郡政閑延賓賦笑豁幽關閨門歌舞尊羈上林屋煙霞指顧閒惠應華星臨頰尾午均皓髮下商顏名花美酒疎鐘永 見斜暉隱半山方子通亦有和篇云使君蕭灑上賓閑金地無人畫做關風靜簫聲來世外日長仙境在人閒詩成郢客爭揮翰曲罷吳姬一破顏此節東南無此會高名千古映湖山章守以五日開宴故二詩皆及之

顏夫子

顏長民登元豐二年進士第三二采爲孚亦相繼擢高科采字君用終提舉常平爲字仲謙終嚴陵守孚字端中崇觀間有聲於太學士行甚美每試必居前列皆目之爲顏夫子人欲識其面而不可得旣登第滕樞密康許嫁以女尋卽下世

信義縣

崑山在蕭梁時分婁置縣號信義屬信義郡大同初分信義置崑山焉華亭舊亦爲蘇之屬邑或云嘗割崑山之境以華亭今華亭亦有崑山時人嘗以片玉比機

雲兄弟而以此爲北崑山縣舊有城古圖經云在縣東三百步今謂之東城者是也近歲祈者於薦歲寺田中得城磚甚多及箭鏃以銅爲之識者疑其爲春秋時物今縣之西二十里許 邨曰信義如婁縣之存舊名也俗遂訛爲鎮義汴人馮猗仕至殿中侍御史居於是邨之南因插銀杏枝活時人異之目爲遇仙云

李無悔

李無悔名行中本雪川人徙居淞江高尚不仕獨以詩酒自娛晚治園亭號醉眠東坡先生與之游從嘗以詩

贈之無悔有讀顏魯公碑詩云平生肝膽衛長城至死
圖回色不驚世俗不知忠義大百年空有好書名又賦
佳人嗅梅圖云蠶眉鴉鬢衣折得梅花第幾枝
盡餘香不回面思量何嗚其詩意向深遠太客

此

蟹

山蟹舊矣吳越春秋云蟹稻無遺種又陸魯望集
云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絕又曰稻
德以朝其魁然後縱其所之今吳人謂

之輪也

大本錢王後身

圓照在靈巖時有一藍縷道人自號同水客往造其室
中守門者莫能過既而圓照屏侍者與語有竊聽之者
聞圓照後一語云汝今幾甲子矣荅云八萬四千恒
河沙數甲子圓照云八萬四千恒河沙數甲子以前又
作麼生道人拂袖而出云錢大錢大又待瞞人也當時
疑圓照爲吳越後身道人爲洞賓

郝正夫失鶴詩

正夫童時作失鶴詩云久鎖沖天鶴金籠忽自開無心
戀池沼有意出塵埃鼓翼離幽砌凌雲上紫臺應陪
鳳侶僊島任徘徊其志口不一矣

黃姑織女

崑山縣東三十六里地名黃姑古老相傳云嘗有織女
牽牛星降于此地織女以金篦劃河河水湧溢牽牛因
不得渡今廟之西有水名百沸河鄉人異之爲之立祠
後荆楚歲時記黃姑者河鼓也牽牛謂之河鼓後人誤

子直云亦猶桑落之語轉呼爲索郎

鄉人因以名其地見於題詠甚衆古樂府云東飛伯勞
西飛燕黃姑織女時相見李太白詩云黃姑與織女相
去不盈尺李後主詩云迢迢牽牛星杳在河之陽粲粲
黃姑女耿耿遙相望劉筠內翰詩云伯勞東翥燕西飛
又報黃姑織女期其它不能盡載雖非指此黃姑然得
名之由亦可類推也祠中舊列二像建炎兵火時士大
夫多避地東岡有范姓者經從祠下題於壁閒云商飈
初至月埋輪烏鵲橋邊綽約身聞道佳期唯一夕因何
朝暮對斯人鄉人遂去牽牛像今獨織女存焉禱祈之

閒靈蹟甚著每遇七夕人皆合錢爲青苗會所收之多
寡持杯琰問之無毫釐不驗一方甚敬之舊有廟記今
不復存矣

孫積中

孫載字積中其曾祖漢英仕錢氏嘗爲蘇州崑山鎮防
遏使故爲崑山人公幼岐嶷如成人既學爲師友所推
譽治平二年進士及第爲河中府戶曹更三守皆立威
嚴者公獨與之爭曲直矯矯不少下終以此見知或稱
薦之中書檢正官察訪關中辟公爲官屬公務伙助之

亦不苟與之合乾祐縣去永興最遠青苗法行乾祐獨
不以予民察訪怒移其令檄公往案之公還言邑小民
貧其徒歲以禾麥博易爲生且立法之初民未知稱貸
於公家爲利令無罪宜復其任公用薦者遷官知湖州
德清縣公聽斷精明不專任刑罰以開說其是非出於
至誠訟有累年不決者聞公一言感悟相捨而去熙寧
八年吳越饑獨縣中熟公勸大家乘時倍糴得米十餘
萬斛明年春米價翔踴公平其直使糴賴以全活者不
可數計其他便民者別有數十事德清人至今德公又

中興紀聞卷四
用薦者遷官知考城縣官制行換奉議郎其治考城如
德清於方田也以最聞縣四鄰皆重法地素饒盜公明
賞格嚴係伍姦無所囊橐一日都監與尉來告盜集境
上將以上元掠近郭至期公張燈與其僚樂飲許民嬉
游不禁夜如故事盜叵測遂遁去迄公受代亦無復鼠
竊者府界提點薦公于朝他使者亦相繼上公治狀神
宗出氏名付中書蓋欲用公矣未幾除廣東路常平召
見便殿以遣之二廣使者春夏例簡出公至則犯隆暑
徧行所部宣布德意哲宗卽位轉承議郎諸路常平官

廢公赴吏部授通判陝州移廣東轉運判官於是公去
嶺南五年矣吏有嘗不快於公者頗欲棄官公聞而憇
畱之乃舉焉紹聖初復諸路常平官除公河北西路改
知海州已而除沂州興學養士走書幣招禮宿儒爲學
者師表治務大體遷朝奉大夫知婺州移河東路轉運
判官又移淮西路提點刑獄徽宗卽位遷朝請大夫知
亳州言者謂公嘗附薦元祐黨人得提舉杭州洞霄宮
卽歸崑山日與親戚間里置酒棊奕道故舊爲樂任且
滿本路使者等言孫某先朝所選擢名在循吏年雖高

精力幸未甚衰願使再任以示優老之意詔從之大觀
中遷朝議大夫未幾公亦自上章乞守本官致仕公體
素無疾先一月至其先人墳壠徧謁嘗所往來者若將
別然既亟呼妻子與訣屬以後事問日早晏盥手焚香
即寢而逝享年七十有五葬高景山公天資樂易於吏
治尤所長使四路典三大郡咸著循蹟每遇物無忤害
所至汲引其屬士大夫受薦者至四百餘人多知名且
貴顯於世者自少喜讀易慕唐人為詩著易釋解五卷
文集五十卷藏于家

王主簿

王仲甫字明之岐公之猶子風流翰墨名著一時後客
于吳門嘗有所愛往京師為岐公強留之逾時不返因
作詩云黃金零落大刀頭玉筍歸期劃到秋紅錦寄魚
風逆浪碧簫吹鳳月當樓伯勞知我經春別香蠟窺人
一夜愁好去渡江千里夢滿天梅雨是蘇州此詩效古
樂府橐砧今何在體人皆愛其巧其歿也丁永州注祿
光祭之有云爽秀英拔出於天資談經咏史博識周知
文華自得不務競時古格近體率意一揮金玉鏘揚組

繡陸離世俗所得特其歌辭又云生習華貴不見艱巖
徘徊鴟閣出入鳳池乘輿南游曠達不羈朝賞夕晏選
勝搜奇擺脫冠裳卻去輪蹄不驚榮辱不望是非擾擾
萬緒付于一卮頽然終日去智忘機王之爲人於此可
見矣

著作王先生

著作王先生程門高弟諱蘋字信伯世居福之福清公
仲舉徙平江政和元年卒葬吳縣橫山桃花塢誌其墓
者江公望書其誌者陳瓘也先生爲人清純簡易達於

翁政有憂時愛君之心有開物成務之學高宗駐蹕平
江守臣孫佑薦於朝賜對前後所上疏劄類切于時宜
聖諭以通儒目之賜進士出身除祕書省正字兼史館
校勘遷著作佐郎受敕正朱墨史官至左朝奉郎與門
人陝長方楊邦弼講道于震澤如楊龜山尹和靜胡文
定皆深推讓吳中道學之傳莫盛于先生紹興二十三
年卒于家葬湖州長興縣和平鎮茅栗山門人章憲撰
誌吳中閩中皆祠于學其子大本兩浙安撫司參議先
生平生所註論語集解古今語說著作文集并高宗所

賜敕及遺像震澤記善錄至今藏于家子孫世守府城
德慶坊故居云

中吳紀聞卷第四

中吳紀聞卷第五

宋 崑山龔明之希仲 紀

明 虞山毛 晉子九 訂

唯室先生

唯室先生姓陳氏諱長方字齊之其先本長樂人父侁
字復之擢進士第娶林氏大卿旦之女大雲翁宓之妹
與陳了翁交從甚密了翁謫廉州侁以書賀之至千餘
言由此得罪又嘗從游定夫學淡得治氣養心行已接
物之道故其子亦為道學之士唯室因外家居于步里



終日閉戶研窮經史著書名步里客談又有漢唐論俱
行於世其弟少方字同之亦端慧不羣號二陳

姑蘇百題詩

楊備郎中天聖中爲長溪令夢中忽作詩日月俸缺錢
數甚微不知從宦幾時歸東吳一片煙波在欲問何人
買釣磯及寤心潛異之明道初宰華亭俄丁內艱遂家
于吳中樂其風土之美安而弗遷因悟夢中所作幾於
前定嘗效白體作我愛姑蘇好十章居吳中既久土風
人物皆淡詳之又作姑蘇百題詩每題箋釋其事至今

行於世

范祕書

范雎字伯達予之同舍也嘗試禹稷顏回同道論先生
見之以爲奇作置之魁選遂馳譽於太學學者至今以
爲模範入館除祕書郎今參政公卽其子也

張子韶與周煥卿簡

崑山周煥卿與張子韶侍郎爲布衣交相與之意極厚
煥卿有母喪貧不能舉及有妹未嫁子韶自貶所專价
資錢銀供其費書詞懇惻讀之令人竦然生敬前輩恤

朋友之難每每如此范忠宣之於石曼卿蘇文忠之於李方叔皆同此一念也今錄其書于後以警薄俗云九成頓首日俟車馬之來乃杳然無耗不勝瞻仰卽辰孝履多福九成此閒學生例不受其束脯有信州劉益秀才在此多時告以公未葬母及未嫁妹許以二百千足助公今付去半則銀三挺錢二十五千足掩子內角子有九成親批字紹祖三字及兩頭有如此二字及封印全遣去親隨兩人便令歸也發去此物時已焚香對諸聖願公無障難幸見悉也他節哀自重不宣九成再拜

蝦子和尙

承平時有蝦子和尙好食活蝦乞匄于市得錢卽買蝦貯之袖中且行且食或隨其所往密視之遇水則出哇羣蝦皆游躍而去後不知所終

郭家朱砂圓

郭氏本郡中一小民所謂林酒仙者每至其家必解衣以醉之酒仙遷化前數日語郭氏曰疇昔荷相接之勤以藥一杯爲報郭氏以味惡頗難之力強之飲至三呷而止酒仙自舉而盡遂授以朱砂圓方曰惜乎富及二

世爾郭氏竟售此藥四方爭求買之自此家大富三世
之後絕無有欲之者

陳了翁鱸鄉亭詩

陳文惠公留題松陵詩其未有秋風斜日鱸魚鄉之句
屯田郎林肇爲吳江日作亭江上因以鱸鄉名之了翁
初主吳江簿嘗爲賦詩云中郎亭榭據江鄉雅稱詩翁
賦卒章蓴菜鱸魚好時節秋風斜日舊煙光一杯有味
功名小萬事無心歲月長安得便拋塵網去釣舟閑傍
畫欄了翁筮仕之初已無戀官職之意矣

起隱子

季父諱況字濬之登崇寧五年進士第再遷入館在館
八年學術文章俱不在人下時同列知名者惟季父與
蘇元老在庭爾當時號爲龔蘇葉石林俊聲籍甚嘗爲
文字交其他所與酬唱者如洪玉父朱新仲王豐父張
敏叔亦皆一時名士用先都官中隱故事自號起隱子
有文集三十卷曰起隱集終祠部員外郎朝議大夫季
父詩格清古如詠劉伶云逃名以酒轉名高醉裏張髯
罵二豪日月已爲吾戶牖何妨東海作醇醪九日云家

家高會錦模糊誰信貧家菊也無多謝東鄰送醅至旋
於籬畔覓茱萸自古誰無九日詩詩成須道菊花枝直
饒無菊何妨醉野蓼村葵總是題遊天峰寺云杖藜高
踏半山雲不見此山知幾春異時人物凋零盡只有青
山似故人午歇惠安寺云寒食都來數日閒顏卿家帖
到今傳此公剛餽無情煞到得春時也自憐送唐大監
云東門相別又相逢轉覺衰頽一老翁子約重來我方
去滿庭黃葉正秋風古樂府云妖嬈破瓜女爭上秋千
架香飄石榴裙影落薔薇下牆外見鴛鴦雙雙春水塘

歸來情脈脈無緒理殘粧其他如貪山借船賞嗜酒典
琴沽閑多卷滿新題句懶極牀堆未答書客疎閑吠犬
庖匱割啼雞得句怕難續避人長轉多山色秋難老池
光夜不昏此類甚多

間丘大夫

間丘孝終字公顯東坡謫黃州時公爲太守與之往來
甚密未幾挂其冠而歸與諸名人爲九老之會東坡過
蘇必見之今蘇集有詩詞各二篇皆爲公作也公後房
有懿卿者頗具才色詩詞俱及之東坡嘗云蘇州有二

上不到虎上即到閻上

寶巖院

常熟海虞山有古刹號寶巖院吳越錢王之子祝髮於此太宗嘗賜御書急就章道遙詠及聖惠方於寺中有浮屠七級極壯麗吳人相傳自京師來泗州僧伽塔爲第一此爲第二至今尙在

洞庭山

太湖之中有包山一名洞庭韋蘇州皮陸唱和所言洞庭及蘇子美詩云笠澤鱸肥人膾玉洞庭柑熟客分金

皆在吳江也今岳州之南所謂洞庭者卽酈善長注水經云洞庭之陂乃湘水非江水也周內相洪道嘗折衷二說云洞庭山在吳而洞庭湖乃在荆襄之間地形雖分而地脈未嘗斷也周公之說又本於東坡

方子通紅梅詩

方子通紅梅詩膾炙人口其云清香皓質世稱奇謾作輕紅也自宐紫府與丹來換骨春風吹酒上凝脂直教臘雪無藏處只恐朝雲有散時溪上野桃何足種秦人應獨未相知

范無外

范周字無外文正公之姪孫贊善大夫純古之子少負
不羈之才工於詩詞不求聞達士林甚推之所居號范
家園安貧樂道未嘗屈折於人石監簿存中有園亭在
盤門內嘗往謁之不遇題於壁閒云范周來謁石存中
未必存中似石崇可惜南山焦尾虎低頭拜狗作烏龍
方賊起郡中令總甲巡護雖士流亦不免無外率府庠
諸生冠帶夜行首用大燈籠書一絕于其上云自古輕
儒孰若秦山河社稷付他人而今重士如周室忍使書

生作夜巡郡將聞之亟爲罷去盛季文作守時頗慢士
嘗於元宵作寶鼎現詞投之極蒙嘉獎因遺酒五百壺
其詞播於天下每遇燈夕諸郡皆歌之嘗權舟訪郊子
高於崑山一日酒酣題於絕頂云萬疊青巒壓巨崑四
垂空闕水天分夜光寒帶三江月春色陰連百里雲桂
子鶴驚空半落天香僧出定中間不將此境憑張益三
百年來屬老文

綽堆避御名改曰堆卽今綽墩

崑山縣西數里有邨曰綽堆古老傳云此乃黃幡綽之

中興紀聞卷五
墓至今邨人皆善滑稽及能作三反語

陸彥猷

陸徽之字彥猷常熟人高才博學衆推爲鄉先生出其門者如陳起宗徽猷張栻朝議錢觀復郎中皆爲時顯人徽宗卽位下詔求直言公因廷對與雍孝聞輩皆力陳時政闕失唱名日有旨駁放孝聞立殿下叩頭曰陛下求直言有云言之者無罪今詔墨猶未乾柰何以直言罪人衛士怒孝聞唐突以柱釜撞其頰數齒俱落凡直言者盡碎出之大觀末彗星見旋見收復時雍公已

不能語止賜六字道號居神霄宮彥猷欲赴京師已卒
去秀端成字天錫就特奏恩

時上書及廷試直言者俱得罪京師有謔詞云當初
親下求言詔引得都來胡道人招是駱賓王并洛
陽年少自訟監官并岳廟都一時閑了誤人多是誤
人多誤了人多少

翠微集

崑山翠微有主僧冲邈年八十有八生平好爲詩所著
號翠微集姚舜明侍郎嘗贈之詩云僧臘俗年俱老大

儒書佛教舊精勤姑蘇一萬披繙客四事無如彼上人
邑宰蓋嶼亦有請翠微集詩云聖宋吟哦只九曾詩成
往往比陽春翠微閣上今朝見格老儼清又一人

生老病死

崇寧中有旨州縣置居養院以存老者安濟坊以養病
者漏澤園以葬死者吳江邑小而地狹遂卽縣學之東
隙地以次而爲之時以諸生在學而數者相爲比鄰謂
之生老病死

郊子高

郊翁字子高比部公之子負才挺特與范無外爲忘形
交鄉人至今稱之謂之郊長官晚歲自號凝和子崑山
上方有層屋曰翠微子高多游歷山中嘗賦詩云行客
倦奔馳尋師到翠微相看無俗語一笑任天機曲沼淡
寒玉橫山鎖落暉情根枯未得愛此幾忘歸訪凌峰賢
上人云步入凌峰閣尋師師未歸凭欄寂無語唯見白
雲飛簡公約有素琴堂又爲賦詩云素琴之堂虛且清
素琴之韻淪杳冥神閑意定默自鳴宮商不動證與聽
堂中道人骨不俗貌龐形端顏瑩玉我嘗見之醒心目

寧必絲桐絃斷續於乎靖節已死不復聞成虧相半疑
昭文阮手鍾耳相吐吞素琴之道詎可論道人道人聽
我語紛紛世俗誰師古金徽玉軫方步武虛堂榜名無
自苦

鄭應求相

子年二十時三舍法行與鄭君聘應求同在郡庠應求
精於人倫同舍皆為其品題心甚畏之嘗見唐煇子明
以手拊其腰曰異日金琅璫無疑矣子明性莊重面大
發赤一日顏仲謙過鄰齋應求指以示余曰此公蛇行

居官必尚猛乘閒又語予曰吾友乃一壽星頗類應逢
原但得其半耳然亦可銀琅璫眾皆未以為信後二十
年仲謙守嚴陵頗有郅都之風後三十年子明躋法從
後七十年予始拜牙緋之寵其言無一不驗應求亦甚
有文聲

獄山

太湖中有東獄西獄二山吳王於此嘗置男女二獄楊
衛郎中詩云雷霆號令雪霜威二獄東西鎖翠微髣髴
鄂都叢棘地巖扉應是古園扉

王彥光察院之伯祖諱僖字康國居太學有聲鄉人謂之王學正識與不識皆尊敬之有堂名逸野以累試不利日遊適其中讀書自娛其持身治家甚嚴鄉中率以爲法彥光自幼知讀書乃學正公之訓也生平無子葉大年挽之云書劒當年游上都賢關蟲篆校諸儒文華燦燦九苞鳳俊氣駸駸千里駒妙質競誰揮墜漫白頭空此死樵蘇遺編殘藁應猶在搔首令人益歎吁又云遺文膾炙在吾鄉賦罷誰能少薦揚聲跡有妻先蝶夢

王學正

行藏無子付泝方雲蘿煙蔓新泉宅秋月春花舊對室交倡綵牋真翰墨幾人知爲寶巾箱逸野堂至今尚存王氏舉族祀之不絕

范文正爲閻羅王

曾王父捐館至五七日曾王妣前一夕夢還家急令開篋笥取新公裳而去因問之曰何匆促如此荅曰來日當見范文正公衣冠不可不早正也又問范公何爲尙在冥閒曰公本天人也見司生死之權旣覺因思釋氏書謂人死五七則見閻羅王豈文正公聰明正直故爲

此官邪

吳縣寇主簿詩

石林居吳下一日至閭門外小寺中壁間有題一絕云
黃葉西陂水漫流籬條風急滯扁舟夕陽暝色來千里
人語雞聲共一丘石林極愛之但不書其名氏因問寺
僧云吳縣寇主簿所作今官滿去矣寇名寶臣徐州人
善作詩少從后山先生學其源流有所自來矣

盤溝大聖

承天寺普賢院有盤溝大聖身長尺許人有禱祈置之

掌上吉則拜凶則否人皆異之推所從來乃盤溝邨中
有漁者嘗遇一僧云何不更業漁者云宅莫能之僧云
吾教汝塑泗州像可以致富漁者云人不欲之則奈何
僧云吾授汝一法遂以千錢與之令像中各置一錢所
售之直亦以千錢為率漁者如所教競求買之果獲千
緡今寺中所藏乃其一也豈非僧伽託此以度人邪

魏令則侍郎

魏憲字令則與其弟志俱有聲太學號熙豐人才徽廟
朝為東臺御史入侍經幄論思獻納為多又代言西掖

得溫厚雅正之體遷吏部侍郎久之除顯謨閣學士知明州建炎初召赴行在季父禮部送之以詩云炎祚無疆越萬齡如何夷鹵尙蕙陵中興事業須王導撥亂韜鈴要孔明劇盜已分齊鉞定端星行指泰階平呼韓朝渭非難事好繼當時丙魏聲

圖經刊誤

舊圖經云外岡青岡五家岡蒲岡塗松岡徘徊岡福山岡並在吳縣界今次第而數之其上之四屬崑山下之三屬常熟言其地之遠近與吳縣大相遠絕續圖經云

太和宮在盤門之外其地唐相畢瑒之別業也切詳畢瑒未嘗爲相爲相者乃畢誠也瑒與誠兄弟爾

草腰帶聽聲

元豐中姑蘇有一瞽者號草腰帶善揣骨聽聲一日王父呼至家以祖姑吉凶福禍扣之云此婦人他日必以夫而貴但出適時事于朝廷時祖姑已許嫁顧沂大夫以其語不祥舉室皆唾之論命未竟適有捷夫過門報省榜者王父亟出問榜首姓名云無爲人焦蹈旣入告之嗟惋不已王父怪之因問曰知此人聲音否曰熟知

之王父曰官職如何曰不能食祿安問官職也衆皆以爲焦已爲大魁術者之言必謬經旬有自京師來者云揭榜後六日焦已死矣祖姑在會王父服中顧以欲之官促其期遂引女年二十不待父母服除法聞之朝得旨方成禮其言無一不驗

壓雲軒詩

崑山翠微之上有亭曰壓雲軒邑士胡清嘗賦詩云誰建危亭壓翠微畫簷直與莫雲齊有時一片巖隈起帶與老僧山下歸軒旁有小柏數根又賦詩云栽傍巖隈未足看謂言斤釜莫無端它時直入掄材手不獨青青係歲寒後有一文人作浙漕因到山中見之大喜尋訪其人厚禮以待之既憐其貧遂給官田胡由此致富

翟忠惠

翟汝文字公異其先本南徐人後徙居常熟紹興初爲參知政事卒門人謚爲忠惠先生公文章甚古所作制誥皆用尙書體天下至今稱之自宣政以來文人有聲者唯公與葉石林汪浮溪孫蘭陵四人耳孫嘗自評云某之視浮谿浮谿之視石林各少十年書石林視忠惠

亦然識者以爲確論公素儉雖身歷兩府奉養甚於貧士一日招客未飲時與客論近世風俗侈靡燕樂之閒尤甚因正色言曰德大於天子者然後可以食牛德大於諸侯者然後可以食羊客自度今日之集必無盛饌已而果以惡草具進公在翰苑時禁中新創儼儀有旨令撰文是日辰巳閒中使送篇目至午後亟督索進呈數篇既立就而文法且極高古石林乃謂公文極難得在西省時以草詞遲罰銅又在試院議策頃以冗官爲問一夜僅成四句云太平日久人人樂仕進可爲朝廷慶

者一可爲有司慮者二石林頗怪之子切謂公之文正不當以遲速論當視其得意與否耳策題雖止四句實佳作也

白雲泉

天平山有白雲泉雖大旱不竭或云此龍湫也唐刺史白樂天有詩云天平山上白雲泉雲自無心水自閑何必奔衝下山去更添波浪在人閒蘇子美嘗至山中爲賦長篇范貫之亦有和章

譚三命

謂三命者承天寺僧精陰陽山水之術吉凶無不立驗
好食活雞已就死者則卻而不食人欲其卜葬必以數
十活雞自隨聞其聲咿然則食之愈喜率以是爲常後
享高壽而死其茶毗也有五色舍利自舌本涌出吾家
虎邱墳乃其所擇也葬之明年有偃松生其上

范文正詞

范文正與歐陽文忠公席上分題作剔銀鐙皆寓勸世
之意文正云昨夜因看蜀志笑曹操孫權劉備用盡機
關徒勞心力只得三分天地屈指細尋思爭如共劉伶

一醉人世都無百歲少凝駭老成厓悴只有中間些子
少年忍把浮名牽繫一品與千金問白髮如何回避

臞庵

吳江王份文孺自號臞庵嘗築圃於松江之側方經始
時文孺下榻待余延畱數月見買葑作址計三百萬錢
圃成極東南之勝後湖蘇養直嘗賦詩云王郎臞庵摩
詰詩煙花遶舍江遶籬石渠東觀了無夢筆牀茶竈行
相期古人已往不可作甫里顧有今天隨灣頭蟹舍豈
著我請具蓑笠懸牛衣又爲文孺賦草堂云笛弄松江

明月蓑披笠澤歸雲若話青霄快活五侯何處如君

蠡口

蠡口在齊門之北又有蠡塘在婁門之東故老相傳云
范蠡破吳辭越乘扁舟遊五湖潛過於此遣人馳書招
文種大夫因以名之楊備郎中詩云霸越勲名聞世才
五湖煙浪一帆開猶防烏喙傷同輩此地復招文種來
蛇化爲劍

干將墓在今匠門城東數里頃有人畊其旁忽見青蛇
上其足其人遽以刀殲之上之半躍入草中不復可尋

其後其餘乃折劍也至莫欲持歸亦不復見方子

詩具載其事衛月山因筆錄云匠門外干將墓土人取作竈無蟻蝦龜雞

賈表之

賈公望字表之丞相昌期之孫青之子頃倅平江生
勳父子方出入禁中竊弄權柄一時奔競之流五苞
苴唯恐無門而入賈獨疾之甚嘗有詩云倏忽向六寸
萍蓬無奈何丹心猶奮迅白首分蹉跎正直士流少傾
邪朋類多陽光一銷鑠不復見妖魔其志尙亦足嘉矣
勳之子爲浙西路分司有賜帶之寵賈亦同時衣金

紫服旦日適相會於天慶朱之虞兵因見賈所佩魚
熟視之賈厲聲叱之曰此是年及得來非緣花石之
故左右皆錯愕朱甚銜之爲其所擠賈竟停任

易承天爲能仁寺

宣和中戶部幹當公事李寬奏凡以聖爲名者竝行禁
止又給事中趙野奏凡世俗以君王聖三字爲名字悉
令革而正之然尙有以天爲稱者切慮亦當禁約其後
又有以龍皇主玉字不當言者亦請遏絕前後共禁以
字遂易承天爲能仁其他觀寺及士庶名字犯而不

則重加之罪雖橋梁有爲龍形者亦皆鑿去之太學同

舍陳朝老語余曰此無君無天之兆甚可畏也季父條
興仁日

一太守曲意奉行盡取諸寺觀藏經
命翦去所禁八字未幾而太守卒

章戶部

章緯字伯成莊敏公之子莊敏教諸子甚嚴恐其縱肆
閉置一書室中故緯與諒皆中第而亦甚有文季父禮
部取緯之姪女召爲校書郎日緯以詩餞之有船尾淮
山青未了馬頭隨柳綠相迎之句孫仲益甚喜之晚年
詩律益高清淳雅健得唐人之風有文集三十卷藏于

家終戶部郎中

王教授祭學生文

慶歷中郡學既建養士至百員亦有自他郡至者建陽
 二江忘其名肄業未久其季忽感疾而殂時王逢會之為
 教官率同舍祭之云維慶歷七年歲次丁亥七月甲戌
 朔初六日己卯蘇州州學教授王逢率在學同人謹以
 香酒果實致奠化冥紙告祭于學生建陽江君之靈人
 固動物爾氣完則在氣散則死生與死吾不得而知也
 惟是生者有名教存焉得以異諸物善而天為得不死

惡而壽為不幸子年尚少徒步數千里旅吳學以道義
 為身謀於善無所負今天去吾得謂子不死矣夫旅而
 死無親戚左右為之助者有之今子兄在焉啓而手足
 比無助者為多同門生幾百員為子哭不為孤其亦善
 德之召歟子魂氣何所之吾以子有生死之別旅觀舉
 而望涕不知其所從哀哉尙饗

沈元敘滄浪亭詩

蘇子美獨步游滄浪亭詩云花枝低欹草色齊不可騎
 入步是宜有時載酒只獨往醉倒唯有春風知紹興初

崑山沈東元敘嘗游其亭賦詩云草蔓花枝與世新登
臨空復想清塵只今唯有亭前水曾識春風載酒人程
致道和張敏叔游滄浪亭詩有云醉倒春風載酒人蒼
髯猶想見長身試尋遺址名空在卻笑張羅事已陳皆
寓其感歎之意

中吳紀聞卷第五

中吳紀聞卷第六

宋 崑山龔明之希仲 紀

明 虞山毛 晉子九 訂

西樓詩

紹興中郡守王喚顯道建西樓賦詩者甚衆獨耿時舉
德基為擅場其詩曰西樓一曲舊笙歌千古當樓面翠
莪花發花殘香徑雨月生月落洞庭波地雄鼓角秋聲
壯天迴欄干夕照多四百年來無妙手要看風物似元
和德基他文稱是居太學久之不得一第而死惜哉

郭仲達

郭章字仲達世居崑山自幼工於文游京師太學有聲因歸鄉省親作詩別同舍云菽水年來屬未涯羞騎款段出京華漲塵回旋風頭緊綺照支離日腳斜掠過短莎驚脫兔踏翻紅葉鬧歸鴉不堪回首孤雲外望斷淮山始是家俄又賦一篇云也知隨俗調歸策卻憶當年重出關豈是長居戶限上可能無意馬蹄閒中原百變知誰運今日分陰敢自閑倘有寸功禪社稷歸來治好試衣斑其詩傳播一時後以守城恩拜官被知己薦居

帥幕久之官至通直郎卒於京師年四十餘無子

凌佛子

凌哲字明甫與余同肄業郡庠誠實君子也紹興中爲正言上疏論秦氏親黨因緣得科第有妨寒素進取之路公論甚與之累遷至吏部侍郎後以敷文閣待制通議大夫致仕年八十餘而卒公處己以廉待人以恕雖身至從班不啻如寒士非時未嘗輒至郡中終年無一毫干請書室之前有一茶肆日爲羣小聚會之地公處賓客談話甚苦其喧遣介使之少戢已而復然公不與

較因徒以避之其長厚類如此人目之爲凌佛子

崑山學記

程詠之宰崑山其政中和有古循吏風嘗修治縣庠張無垢爲作記欲鐫之石或謂無垢託此以諷朝士尋節已之今橫浦集亦不載因附見于此右通直郎知平江府崑山縣事程公詠之文簡公之曾孫伊川先生之姪也紹興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作書抵余曰沂豈爲政莫先於教化教化莫先於興學吾邑有學卑陋不治甚不稱朝廷所以尊儒重道之意學門有社稷齋爲掩蓋

于前氣象不舒沂乃移于社壇之西闢其門牆廣袤數十丈又以東隅建學外門周植槐柳增崇殿門營治齋宇氣象宏偉殿堂齋廡鼎鼎一新遇月且則率縣官詣學請主學者分講六經與諸生環坐堂上以聽焉時知府事待制蔣公名其堂曰致道并書學榜以寵賁之於乎可謂盛矣又曰先生昔學于大儒其所見聞非俗儒比願以其所聞者明以告我我將有以大之余曰吾老矣久抱末疾舊學荒落顧何以副子之請雖然不可以虛辱也輒以聞於師者以告左右左右其擇焉竊嘗以

謂學者當以孔子爲師以孔子爲師當學孔子之學非
爲博物洽聞絺章績句高自標置視四海爲無人攘臂
而言曰吾仕宦當至將相吾富貴當歸故鄉吾當記三
篋於渡河賦萬言於倚馬此正俗儒之學孔子之學乃
不如是熟誦孔子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之說子夏掬澗
播灑之說孟子徐行後長者之說以求孔子之心可也
是謂孔子之學若乃學如馬融博如許敬宗文如班固
如柳子厚亦可矣而依梁冀而助武氏而事實憲而附
王叔文此吾儕之所羞道而孔門之罪人也詠之以爲
何如如其不然當明以教我

王唐公

王綯字唐公秦正懿王審琦五世孫建炎中爲御史中
丞虜犯維揚車駕南渡公扈從以行東宮初建以資政
殿學士權太子少傅未幾拜參知政事力勾奉祠和
霖兩思賢佐一聯以賜之紹興七年薨于崑山僧舍年
六十四諡和子陔公爲人剛正有守立朝無所阿附
和乙巳策士于廷公爲詳定官多取議論剴切者置
科建炎己酉虜寇深入公具陳攻守之策宰相不以爲

然已而虜犯維揚終無策公自建康扈從至臨安道
鎮江從容奏陳陳東以忠諫被誅此其鄉里也即
其家官其子車駕幸會稽時韓世忠邀擊虜寇
楊子江公議遣兵追襲俾與世忠夾擊之同政者
合遂求去公雖為執政其家貧甚每以祿不及
極儉薄仕宦二十年無寸椽可居自奉祠後高崑山
寂管舍蕭然一室服食器用無異於寒士天性仁孝
憫恤婦族無所不至俸入之餘買田贍給其孤貧者
又為之畢婚冠喪葬平居無他嗜好惟讀書為樂其
文溫潤

與雅濶於理致於死生禍福之說尤所洞達其
家人召醫且欲灼艾公曰時至即行雷連無益
二日書戊戌字示左右屬續之日果戊戌也其前
此公所製述有內外制四十卷奏議三十卷進讀事
五卷論語解二十卷孝經解五卷羣史編八十卷內典
略錄百卷

顧景繁

與施宿武子同注蘇詩即其人

顧禧字景繁居光福山中其祖沂字歸聖終龔州太守
其父彥成字子美嘗將漕兩浙景繁雖受世賞不樂為

仕閉戶讀書自娛自號漫莊又號癡絕嘗注杜工部詩
其他著述甚富所與交者皆一時名士鄱陽張紫微彥
質擴以詩聞天下景繁結為一社與之唱酬今張集有
送顧景繁暫歸浙西詩云牆頭飛花如雪委牆根老柳
絲垂地春正濃時君不畱山路曉風鳴馬箠濤江入眼
浪千尺想見吳儂問行李田園久荒慢檢校親舊相逢
半悲喜行朝諸公訪人材故人新賜尙書履袖中有策
則可陳君亦因行聊爾耳又他詩稱譽景繁不一如云
顧侯風味更嚴苦家貧闕辦三韭菹龜腸撐突五千卷

底用會稗箋蟲魚又云虎頭文字逼前輩袞袞顛蒙分
尺素天閑老驥日千里何用鹽車追蹇步景繁隱居五
十年享高壽而終子美除漕到蘇臺過南峰山拜先都
官墓都官子美之外祖也巡尉護送
至山中親題于亭之
壁子視景繁為中表

慈受禪師

慈受禪師淡老靖康閒住靈巖學徒甚尊之平生所作
勸戒偈頌甚多皆有文法鏤板行於世嘗自為真贊云
自顧箇形骸舉止凡而陋只因於得下觸事皆成就醜
翻與毒藥萬味同一口美惡盡銷融是故名慈受孫仲

益作守時因上元命之陞座慈受舉似云靈巖上元節
且與諸方別只點一椀燈大千俱照徹也不用添油光
明長皎潔雨又打不溼風又吹不滅大衆畢竟是甚麼
燈教我如何說時高峰瓚老雖相去不遠絕不會面因
中秋賞月書一絕寄瓚老云靈岫高峰咫尺閒青松長
伴白雲閒今宵共賞中秋月莫道山家不往還師名懷淡
蔣侍郎不冝立坊名

胡文恭公守蘇蔣公希魯將致政歸文恭公頃爲諸生
嘗受於蔣因卽其居第表爲難老坊蔣公見之愀然

恭曰此俚俗歌豔內不足而假之人以誇者

於故人也願卽徹去文恭公愧謝欲如其請則
嚴乃資其嘗獲芝草之瑞改爲靈芝文恭公退而
人曰識必因德而後達蔣公之德蓋人所畏而其識如
是固無足疑非吾所及也

孫郎中

孫緯字彥文擢進士第仕至尙書郎爲人誠樸好以
平語爲詩文而多近理秦師垣生於臘月二十五日

歲壽詩云面臉丹如朱頂鶴髭鬚長似綠毛龜

為生辰日此是人間祭竈時師
典故及巨室大家名系世次無不通
志行於世

二公

潘悅之

潘兌字悅之操履甚正鄉人皆尊敬之徽宗朝為中
舍人遷禮部侍郎與先君子甚厚常往來於滄浪之上
飲酒賦詩延款竟日悅之無子族民贍工於詩與季父
唱和成集

南北章

章氏本建安郇公之裔

江者有二族子

相家州南質夫樞密家

第屹然輪奐相望為一

州之甲吳人號南北章以別之

余良弼占卦影

余仔字良弼三舍法行與余皆肄業郡庠又以同經聚
于一齋良弼試上舍義道自假樂君子顯顯令德至干
祿百福子孫千億良弼反覆用天人之說遂中高選既
貢京師道由南徐訪一日者揲著得卦影畫文書一軸
書天人二字於其上下書兩甲兩癸又畫二雁一入雲

為箭所中日者云此文書二十年後可復用良礪

不然既試南宮果不第退舍而歸累試皆蹉跌必

以免舉赴省義題與預貢時不少異事欲書

舊作口舍曉之云文格與今不同矣用之

濼以卦影之言為信竟書之不易一字

俱見黜獨良弼得之廷試後一第下世

滿二十年之數

王彥光

王孫子彥光擢宣和甲辰第崑山自

孫積中積中後六十載無有繼之者彥光擢第時吳昉

博士適為邑宰有致語云振六十載之頽風賈三千人

之餘勇紀其實也紹興改元天子廣開言路講求賢良

等科彥光時主麗水簿慨然上疏陳十弊皆切中時病

其未以儲嗣為請語尤切直至謂仁宗時中外無事海

宇晏然而范鎮等為國遠慮其所納忠急急在此況當

今日國步多艱人心易動強虜未靖羣盜陸梁天下之

勢危若綴旒而甲觀之崇未聞流慶中外惴恐此為甚

急臣願陛下為宗社無疆之計廣求宗室之中仁明孝

友時論所歸者歷試諸事以係人心執政讀而奇之彥光素爲秦益公器重和議既定梓宮及太后皆還彥光時主宗正寺簿上書於益公僅三百字大意謂自古宰相功業之盛無如伊尹周公究其終始之言伊尹過周公遠矣方其相成湯輔大甲其功無與比當是時遂思復政於君而啓其告歸之意今咸有一德之書是也周公則不然夾輔成王坐致太平之功此時可以告老矣而卒不之魯故其後有四國流言之禍今欲爲伊尹乎欲爲周公乎惟閣下所擇益公得書頗喜久之除司封

郎彥光既丁內艱服闋再居舊職一日益公語彥光曰檜待告老如何彥光曰此事不當問之於某益公曰他人不敢言以公有直氣故問之嘗記紹興八年某爲右相時公以書勸某去位保全功名今何故不言彥光曰果欲告老不問親與讎擇其可任國家之事者使居相位誠天下生民之福益公默然俄除監察御史兼崇政殿說書益公薨出知廣德移漢州又移瀘州終浙東提刑彥光居鄉教誘後進終日論文不倦其所成就甚衆所學最長於春秋有春秋集傳十五卷春秋備論兩卷

弟萬姪嘉彥登第參政范公嘗作公挽詩云喻蜀三年
戍還吳萬里船雲歸雙篔後雪白短檠前百世春秋傳
一上陽羨田浮生如此了何必更凌煙日者悲離索公
乎人杳冥門人辨韓集子舍得章經此去念築室空來
間過庭路遙人不見千古泣松銘

彥光墜裁甚精李樂庵爲布衣時流落兵火之餘一
見以爲佳士妻以女弟今參政周公初第時愛其博
洽卽納之爲壻二公尋卽榮遇而又學術氣節聳動
當世人於是服其知人至於從其學者亦能第其甲

科之先後無不一如所期至今言其事者莫不稱歎
以爲不可及

狀元讖

穹窿山在城之西里老相傳云穹窿石移狀元來歸一
夕間有風雨聲詰旦視之果有石自東而移西者淳熙
辛丑黃子由遂魁多士崑山雖去松江不遠舊無潮汐
紹興中方有之猶不及二十里外李樂庵嘗見一道人
云潮到夷亭出狀元後以此語葉令子強因作問潮館
識其語今已過夷亭矣但未知驗於何時然潮汐起於

崑山邑人必有當此識者

四幡之助

大父自甲子既周之後遇生朝則捨一大幡於寶積寺
刹柱歲率以為常時曾王妣之越上畱其壻顧沂大夫
家大父往省之夜宿於蕭山渡繫舟於一古柳之下終
夕為之安寢拂曉舟師大驚回顧皆巨浸舟齊於木之
杪須臾水退獨免漂溺是夕王妣夢艤舟之地有四黃
幡覆其上方有疑於心王父既歸言其事因屈指計之
已歷四生朝矣

吳仁傑云龔浩字子正往蕭山訪顧沂舟值水發比
到家其妻云向夢有黃幡六首罩一舟龔問其日正
水發之夕也蓋嘗以生朝施二幡於承天寺不染塵
觀音殿凡三歲矣適如夢中之數云案吳氏感應錄
所記微有不同當以此說為是然不染塵觀音殿乃
是在城報恩寺今北寺也

樂庵

樂庵在崑山之東南六七里李公彥平游息之所也公
本江都人紹興初避地居此嘗為溧水宰以德化民四

年無犯死罪者剡章交上召對陳便民十事除知溫州
未行擢監察御史出知婺州召拜司封郎官遷樞密院
檢詳高宗屢引見僧徒譚性空之理一日因對論及禪
宗公奏曰昔周公亦坐禪上愕然公徐曰周公思兼三
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
之坐以待旦非坐禪而何陛下誠能端坐而思所以愛
人利物之道卽坐禪也何必他求乎俄以引年挂其冠
而歸遂卽庵廬而居之自號樂庵安叟居年餘上愛公
精力不衰詔落致仕除侍御史同知壬辰貢舉因革去

丁未修刊

雪浪淨洗胡塵千里不用挽天河回首望霄漢
滄波

徐望聖

徐師回字望聖師閔之弟嘗爲南康太守作直道堂蘇
黃門爲之記以爲物之生未有不直者一爲物所遷
松柏竹箭之堅不能自保惟杉能遂其直水之人蓋不
待文王而興者黃門未嘗以言假人其維公如此子
闕中孫林鏡曾孫藏

羊充實

羊充實

羊充實舊與子肄業郡學其為人好學之恨其
同舍對牀劇談充實偶以言侵眾遂相率逐之
彼美羊充實彎彎角向天口內餐荷葉尻中放瑞蓮紙
毛堪作筆履囊可為氈子貢雖曾愛齊宣不見
充實見諸公更相應答機鋒甚銳遂哀鳴不巳自是
處眾和易待人亦有禮諺所謂菱角雞頭之說信矣

蘇民三百年不識兵

姑蘇自劉白韋為太守時風物雄麗為東南之冠乾
間雖大盜蠡起而武肅錢王以破黃巢誅重耳

又體為之一變而所得多一時士因上疏

論后以不當居樞筦之地遷起居郎不就

以行上請老之章時王仲行為右正言亦力彈之莫子

齊為給事中不書黃周洪道直學士院不草制皆遭遷

逐布衣莊治嘗作四賢詩公道學精通且絕於教學者

嘗誦康節語以告人曰學為人之仁學為人一事所以

教人者率不外此公中年以後絕欲清修

享年幾八十視聽言論雖少年有所不及

相修竹經史圖書兩室忽旬不食

子簡編別

易說語

易說語

生

建炎庚辰兩浙被虜禍有題水調歌頭於吳江者不
其姓氏意極悲壯今錄之于後平生江湖上短衣
過如今重到何事愁與水雲多擬把回舟長劍換
舟一葉歸去老漁蓑銀艾非吾事已蹉跎
樹美酒起悲歌太平生長豈謂今日識兵戈歎

東西五代分裂諸藩據數州自王獨錢氏常顯事出
本朝既受命盡籍土地府庫帥其屬朝京師遂去其
蓋自長慶以來更七代三百年吳人老死不見吳
平時太伯廟棟猶有唐昭宗時寧海鎮東軍節度使
鏐姓名書其上可謂盛矣大觀中樞密章公之子
京師以名姪詔開封尹李孝壽即吳中君使
五百圍其家鉅鼓之
莫不為之震怒
姚名
重
人皆自
三

竟之不敢正視識者已知其非
之禍方章氏事未覺時城中少兒
遙莫知其由已而三御史果至

之彝老

之彝老外岡楊氏子名則之字彝老嘗學詩於西河順
老學禪於大覺璉禪師詩號禪外集禪學有十玄談參
同契俱行於世嘗作與梅詩云數萼初含雪孤清書本
難有香終是別雖瘦亦勝寒橫笛和之聽斜
朔風如解意容易莫吹殘又雪霽觀梅詩云疏園
斂寒煙數朶清新破雪邊幽豔有誰能畫得冷香無主
賴詩傳看來最畏前村笛折去難逢野渡船向晚十分
終更好靜兼江月淡娟娟

紀異

盛章季文作守時譙樓一夕爲火所焚有得其煨燼之
餘者欲析而爲薪見其中有大吉二字遂聞之於朝又
郡學有一立石中夜光起教官言於州因作瑞石放光
頌亦奏之又大成殿一夕忽爲雷擊其柱火光異常東
壁額上遺四帶青布巾大可貯五斗粟教官命以香案

置之中庭詰朝視之無有矣

朱氏盛衰

朱冲微時以常賣爲業後其家稍溫易爲藥肆生理日益進以行不檢兩受徒刑既擁多貲遂交結權要然亦能以濟人爲心每遇春夏之交卽出錢米藥物募醫官數人巡門問貧者之疾從而調之又多買弊衣擇市姬之善縫紉者成衲衣數百當大寒雪盡以給凍者諸延壽堂病僧日爲供飲食藥餌病愈則已其子勔因賂中貴人以花石得幸時時進奉不絕謂之花綱凡林園亭

館以至墳墓間所有一花一木之奇怪者悉用黃紙封識不問其家徑取之有在仕途者稍拂其意則以違上命文致其罪浙人畏之如虎花綱經從之地巡尉護送過橋梁則徹以過舟雖以數千緡爲之者亦毀之不恤初江淮發運司於真揚楚泗有轉般倉綱運兵各據地分不相交越勔旣進花石遂撥新裝運船充御前綱以載之而以餘舊者載糧運直達京師而轉般倉遂廢糧運由此不繼禁衛至於乏食朝廷亦不之問也勔之寵日盛父子俱建節鉞卽居第創雙節堂又得徽廟御容

置之一殿中監司郡守必就此朝朔望酌嘗預曲晏徽宗親握其臂與語酌遂以黃羅纏之與人揖此臂竟不舉弟姝數人皆結姻於帝族因緣得至顯官者甚衆盤門內有園極廣植牡丹數千本花時以繒綵爲幙布覆其上每花標其名以金爲標榜如是者里所園夫畦子藝精種植及能疊石爲山者朝釋負擔暮紆金紫如是者不可以數計圃之中又有水閣作九曲路入之春時縱婦女游賞有迷其路者老朱設酒食招邀或遺以簪珥之屬人皆惡其醜行一日酌敗檢估其家貲有黃發

勾者素與酌不協既被旨黎明造其室家人婦女盡驅之出雖閭巷小民之家無敢容納不數日已墟其圃所謂牡丹者皆析以爲薪每一扁膀以三錢計其直酌死又竄其家於海島前日之受誥身者盡禡之當時有諺詞云做園子得數載栽培得那花木就中堪愛特將一個休義醉勞反做了今日殃害詔書下來索金帶這官誥看看毀壞放牙笏便擔屎擔卻依舊種菜又云疊假山得休義幙頭上帶著百般村氣做模樣偏得人憎又識甚條制今日伏惟安置官誥又來索氣不如更疊箇

盆山賣人文十二初勸之進花石也聚於京師良嶽之
上以移根自遠爲風日所殘植之未久卽槁瘁時時欲
一易之故花綱旁午於道一日內晏譚人因以諷之有
持梅花而出者譚人指以問其徒曰此何物也應之曰
芭蕉有持松檜而出者復設問亦以芭蕉荅之如是者
數四遂批其頰曰此某花此某木何爲俱謂之芭蕉應
之曰我但見巴巴地討來都焦了天顏亦爲之少破太
學生鄧肅有進花石詩大寓規諫之意至今傳于世

徐稚山

徐林游定夫先生字之曰稚山紹興中坐趙忠簡公所
引忤秦丞相意罷宗正少卿又以前任江西運使日嘗
案秦之妻弟王昌秦婦大銜之俄有將兩浙漕節者密
受風旨誣劾公譏議均田良法安置興化軍秦死放還
除戶部侍郎事載紹興正論

無庵

崑山陳氏子名法全棄家從道川爲僧參請勤至一日
行靜濟殿前偶撞其首於柱間忽然大悟旁觀者見其
光彩飛動而全自不知也自此遍走山林道價日增後

住湖州道場山號無庵

結帶巾

宣和初予在上庠俄有旨令士人結帶巾否則以違制論士人甚苦之當時有諺詞云頭巾帶誰理會三千貫賞錢新行條制不得向後長垂與胡服相類法甚嚴人盡畏便縫闊大帶向前面繫和我大學先輩被人叫休義

周妓下火文

崑山有一名倡周其姓後係郡中籍張紫微作守時周

忽暴死道川適訪紫微公因命作下火文云可惜許可惜許大眾且道可惜許箇甚麼可惜巫山一段雲眼如新水點絳脣昔年繡閣迎仙客今日桃源憶故人依記醜奴兒怪臉便須抖擻好精神南柯夢斷如何也一曲離愁別是春大眾還知歿故某人向甚麼處去向這裏分明會得驀山溪畔芳草渡頭處處六么花十八其或未然與君一把無明火燒盡千愁萬恨心

諧諢

雞冠花未放狗尾葉先生

嘲葉廣文

三間草屋田中舍兩面

皮韉馬轡丞

田馬自相諱

冬瓜少貌猶施粉甘蔗無才也著

緋

猜謎婦人富英對丁中散

數行文字那箇漢書一簇人煙誰家莊

子筵上枇杷宛類無聲之樂艸頭蚱蜢猶如不繫之舟

醉公子酉生年九十柳青娘卯生年十八鏡上故錢銅

聲相應馬前斷事鞍上治民鉏麕觸槐死作木邊之鬼

豫讓吞炭終為山下之灰

勝達道與鄭毅夫對

思韓記

韓正彥字師德魏公之猶子嘉祐中知崑山縣崑山號為難理而公能以靜勝罔圖為之數空劫石堤疏斗門

今欲洩大湖之水莫若先開江尾菱蘆之地遷沙村之民運其所漲之泥然後以吳江岸鑿其土為木橋千所以通糧運隨橋開菱蘆為港走水仍於下流開白蜆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華亭青龍入海則三州水患必減元祐中東坡在翰苑奏其書請行之

翟超

崑山弓手翟超數以勇力奮而酷嗜金剛經晝夜誦之不輟邑有盜尉責其巡警失職撻之退而憤然曰他人被盜而我乃受杖不復還家坐於一廟中誦經達旦至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忽若有悟遂弃俗而投禮東齋謙
老名之曰道川俄爲僧見處日明因行脚江西途中遇
虎無懼色虎馴伏其旁逡巡引去晚注金剛經超乎言
句之外名禪老衲皆以爲不可及其後圓寂之際大書
四句云我有一條鐵榔栗縱橫妙處無人識臨行撥轉
上頭關轟起一聲春霹靂今葬於山中

右甲吳紀閏六卷凡二百二十五條宋宣教郎龔
希仲誤及其子昱所敘行實附後熊之外王父王
君家所藏前後散脫數紙先大父錄本以傳先大

作塘長七十里而人不病涉得膏腴田百萬頃部使者
以最上又請以輸州之賦十二萬從近便輸於縣鳩造
塘餘材爲倉廩以貯之民大悅比去遮道以留生爲立
祠作思韓記鏡諸石

徐氏安人詩

徐稚山侍郎有妹能詩大不類婦人女子所爲其筆墨
畦迥多出於杜子美而清平冲澹蕭然出俗自成一家
平生所爲賦九工有一文士嘗評之云近世陳去非呂
居仁皆以詩自名未能遠過也有詩集傳於世

吳中水利書

宜興士人單諤嘗著吳中水利書其說謂蘇湖常三州之水潴爲太湖湖之水溢于松江以入海故少水患今吳江岸界於松江太湖之間岸東則江岸西則湖江東則大海也自慶歷二年欲便糧道遂築北隄橫截江流五六十里遂致太湖之水常溢而不洩浸灌三州之田又覩岸東江尾與海相接之處汚下芟蘆叢王沙泥漲塞而又江岸之東自築岸以來沙漲今爲民居民田矣雖增吳江一邑之賦而三州之賦不知反損幾百倍耶

父既歿熊於外家始覩元本缺帙比前甚多其後從人搜訪綴輯竟無此書今年冬會周君正道於吳城寓舍偶及此事周君以錄本見示所存二百條其餘亦皆缺失遂得校正增補尙恨未完噫淳熙九年距今纔二百年而書僅存于世先大父之卒已二十餘年猶未獲其全非區區畱意郡志此書將泯沒而無聞矣士君子著述將垂不朽其傳之難必也如此豈不甚可惜哉因爲記其大略以示來者云至正二十五年二月之吉武寧盧熊記

吳中風土人文范文穆公吳郡志無餘憾矣崑山
龔希仲又攷新舊圖經及地志不載者曰中吳紀
聞命次子昱釐爲六卷自敘云効范忠宣公東齋
紀事暨蘇文忠公志林體皆取其有戒於人耳卽
中援引詩句居十之五往往借說詩寓感時索隱
之意其卷首載范文正公條陳急務十條且云抱
負奇偉不容不見于設施自非聖君賢相委曲信
任之亦安能行其所學殆亦蹭蹬名場昌黎所謂
不得其平而鳴者歟二百年後武寧盧熊修蘇州

府志輒取材焉讀其跋可想見其尙友深情云或
曰字熙仲宗元之曾孫父況與蘇過齊名于朝入
號龔蘇居崑山黃姑別墅作期頤堂日飲其間年
九十二臨終預知時至遺命二子昱昱曰毋設仙
釋像于櫃前供一花一水誦論語孝經足矣其孝
行詳本傳虞山毛晉識

傳云明之幼事祖母李李自言少嘗大病夢神告
曰與汝七十七及期果病且革明之齋心屏處夜
禱于天乞減已五齡以益李壽灼香於頂者七聞

腦中有爆裂聲不爲動詰旦李病良愈又五年乃卒宣和三年明之以諸生貢京師迎父母往已而母與弟繼亡去鄉數千里貧無以歸葬或使以旅殯僧舍否則火之以其燼歸明之不從取其家所有自一錢之直皆折賣之不足又乞貸於人竟護二喪以歸先墓在西山大木數萬人利其直悉斬而分之明之不能制獨泣且罵每伐一木仆明之輒號慟響震林谷紹興二十年鄉貢年已六十或勸少匿其數爲異日計笑曰吾平生未嘗妄語

且不敢自欺卒書其實晚以特恩廷試授高州文學年逾八十法不應出官吳士在朝者列奏其行義救監潭州南嶽廟淳熙五年乞致仕鄉人奉直大夫林振等舉明之鄉曲儒宗經明行修議論操履衆所師法而窮居在下先是淳熙二年慶壽放文內孝行節誼著于鄉間仰長吏保明當議旌錄時參政錢良臣謂明之無吏考難之吳仁傑曰公試與丞相敷陳必能動上聽良臣問故仁傑曰龔君頃以至行能動上帝是以知今日必能動人主

因具言其事良臣爲之竦然果得旨超授宣教郎
致仕仍賜緋衣銀魚時李衡以忠諫去國年幾八
十德望絕人獨以兄事明之時人高之目爲二老
明之生平不摘人短不作貌言每自謂平日受用
唯一誠字嘗附益山谷語以省喫儉用號五休居

士

